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七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八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六

歴代名人書跋七

宋趙普書

相國守闗中因鮑生說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説當楚漢相距京索間高帝方暴衣露蓋有疑蕭公心故忻其此舉若夫我藝祖太宗則不然聖度弘廓任賢弗疑佐命之臣類以功名寵禄始終而忠

獻王梁楹丕基為國宗臣雍熙中四方底定久矣承平之際偃息近藩豈復見疑而因婦子取信以自明哉其遣夫人朝京師賀誕節盖忠順之至誠見於禮非謂位高多懼而然也至其家問中指撝審細字畫謹嚴又以見王之克勤小物如此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黄伯思謹書　東觀餘論

宋徐鉉書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

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偽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麤有文物而二君者優游其間及宋興違命俟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録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 集古録

宋徐鉉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誕載騎省譎匾之說近有敷原王季中彦良實裹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蹟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盖古人力在不盡用筆力令人以筆為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以令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安娟售一時後進競倣之古意顧盡但可為知者道耳 攻媿集

騎省自言晚乃得譎𠥓法今觀此卷縱橫放逸無豪髮姿媚意態其為老筆無疑淳熙辛丑仲冬乙酉新安朱熹觀汪伯時所藏於西安浮石舟中 朱子文集

宋徐鉉摹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摸本刻於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摸刻舊本可寶也 黄文獻公集

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橅斯相嶧山碑僅得其狀耳求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羣遊之妙徒想像於荒烟榛草間重以增慨弇州山人稾

宋徐鉉篆書千文

此宋右散騎常侍邠州行軍司馬徐鉉鼎臣篆書千文宋壽皇以賜魏僕射杞者後有諸名賢題跋按騎省篆法朱長文肩之妙品以為能繼李祕監絶學於喪亂之餘其行筆點畫皆精嚴有法度今此千文雖未敢謂得

岐陽嶧山之祕而螺匾隱然文武兼濟其為真蹟無疑獨壽皇稱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杞而係載淳熙考之杞以乾道二年十二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三年十一月而罷八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明年為淳熙改元以後固無所謂左僕射而杞於其時已卒未嘗為左僕射也得非好事者為畫蛇之足邪老謬多遺忘聊記所聞於後俟真賞者鑒定焉 弇州續藁

宋袁正己書摩利支天經陰符經

袁正己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經立於乾德在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文字徐以篆夢英以雜體袁正己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端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淡間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蔡襄稍為變調繼以蘇黄各出新意陵夷至於顛老古法掃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 墨林快事

宋尹熙古書汾陰壇頌

漢武帝封泰山還祀汾陰何所取義而唐玄宋真皆因之良可笑也頌文為王文貞旦撰亦天書之緒談耳尹熙古者書院待詔差有聖教筆而不能免通微院體聊為志之 弇州續藁

宋張仁愿書唐憲宗廟碑

憲宗陵廟葺於開寶六年其撰者為宗正丞趙某書者為待詔張仁愿俱沓拖不足觀當是時藝祖方經營海内祀典之不遑而首注心於憲宗者葢深有感於帝之

威略與藩鎮之横而趙韓王之説所由進也天下從此定矣 弇州續藁

宋張仁愿書後周太祖廟碑

後周太祖廟碑蓋宇文氏也其文與書亦出趙寧張仁愿書行筆殊草草意小勝耳丹石之不能謹嚴始自李太和濫觴於仁愿至二米極矣故志之 弇州續藁

宋孫崇望書嵩獄廟碑

右嵩獄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薾之風孫崇

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毋乃通微院體之遺邪

弇州續藁

宋李建中書千文

西臺書世不多見此卷千文結體遒媚行筆醇古存風骨於肥厚之内按黄文節公庭堅評西臺書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又謂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律令觀此書信不誣也惟是題名為隱語或以為疑然宋元題識數人皆極稱賞而所謂柱史裔孫者固

寓李姓其間也此其事雖不可考要之為西臺書無疑其中殷敬匡恒字皆有闕筆蓋冀宜藝真四廟諱也建中真宗時人故所諱止此然玄朗字真廟以之事神尤所深禁而不避者蓋祥符五年始上聖祖尊號詔天下不得斥犯二字而此景德二年書寔前五年也鄒君光懋世寶此卷余借留齋中數月因題而歸之莆田集

宋李建中和馬侯詩帖

姑蘇名士朱長文謂唐書餘學㢈墜非也時人作字尚

不苟特氣體少卑薾耳李西臺獨能拔乎其萃是以古今貴之熈豐以後學者爭言道德性命之理翰墨一藝固在所忽躝等陵節豈惟筆法之絶乎此可與善學下惠者道而難與失步邯鄲者論也淳熈丙午七月一日孟享致齋東里周必大題平園集

宋李建中帖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攜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之人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

之　歐陽文忠公集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黄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余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固自佳　東觀餘論

西臺書在當時為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朱子文集

涪翁稱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

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跡而窺見其筆意寧復有涪翁之遺恨乎黄文獻公集

西臺書今存者少匏菴出示此帖清麗圓熟姿態横生可謂深得二王筆法者而或者猶病其稍肥吾以為不然東坡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震澤集

宋李建中六帖

予近得華山圖題曰崧高維嶽歐陽公所記清神之洞及李西臺隱居之地在焉軸尾載西臺卜築始末甚詳

此帖出於西臺逸筆無可疑者前史官文及翁書 珊瑚網

西臺書三十年前極罕得見近數數見之大槩雄實篤厚如其人涪翁傷肥之論無乃太嚴此六帖信意行筆天真爛漫尤可愛世謂平園攻媿後村不善書輒欲評書予之謂歟杭仇遠 同上

李西臺書與林和靖絕相類涪翁評之謂西臺傷肥和靖傷瘦和靖清枯之士也瘦之傷為不誣西臺之書類

其為人典重溫潤何肥之傷也哉苕溪唐氏易安室所
藏凡六帖觀者自能評之當以余言為然時至正二十
五年夏六月朔會稽抱遺老人楊維禎在雲間草玄閣
試老陸鐵穎書 東維子集

宋李建中書

唐詩文體凡屢變晚季遂不逮惟書字迄三百年猶有
貞觀永徽以來風骨氣韻李西臺雖在宋初實唐人書
法之終也過此則盡變而下矣乃知古人法度能世守

之未有不善者筆札細事爾可以考世變焉　吳師道禮部集

宋蘇易簡臨蘭亭序詩

有若象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旁文舉樽昭陵目一閉真迹不復存子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易簡於玉堂北軒題　平園集

蘇易簡題蘭亭軸詩以其官考之當淳化二三年或四年中距今淳熙五年十月始一百九十年翰林學士中

奉大夫周必大題於行在玉堂之東軒同上

宋楊億書

楊文公相去未久而筆迹已難得其爲人貴重如此豈以斯人之風流不可復見故邪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東坡集

宋楊億書玉溪生詩

此吾鄉文公書也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當咸平景德間公之文章

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獨以詞翰名則不過與騷人墨客角逐爭後先爾惟其清忠大節凜凜弗渝不義富貴視猶涕唾此所以屹然為世之郛郭也歟德秀生晚恨未識公蓬藋之居距公故第不數里蓋嘗徘徊終日想公遺風而不得見今迺從公之孫零陵史君獲觀其真蹟斯亦幸矣嗚呼前輩之典刑日遠鄉邦人物既寥寥其可數而楊氏之後如史君者復幾人其不可歎也夫其可不更相勉勵也夫

宋楊億書遺教經

了翁自結髮遊聖人之門窮益深測益遠今髮星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未暇及也今伏觀内翰文公手書遺教經歎先賢餘力所及猶若此謹拜手書於下方 鶴山集

宋李宗諤書

昌武筆畫遒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

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為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為樂也歐陽文忠公集

宋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五代漢周之際為湘陰公從事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有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

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書集古錄

宋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曽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

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偶覽因題集古錄

宋郭忠恕文宣王廟記

右文宣王廟記題縣令郭忠恕撰并書按國史忠恕爲漢湘陰公從事周祖徵爲周易博士國初貶乾州司戶太宗朝復任國子主簿流登州卒不載其甞爲縣令也記云縣在汝水之汭嵩山之陽不知其爲何縣最後題甲寅四月十五日建蓋周世宗乾德元年也或云此記

在汝州界中 金石錄

宋郭忠恕高祖廟碑

右漢重修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余年十七八時已喜收畜前代石刻故正字陳無已徐人為余言豐縣有此碑託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然字畫頗軟弱余家有忠恕八分懷嵩樓記墨蹟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亦嘗刻石今錄於次 金石錄

宋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右郭忠恕三體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篆筆幾與徐鉉埒而尤以工小楷名畫品入妙仕宋為國子主簿因酒狂得罪貶能自卜死日或云仙去不死也陰符最為唐人所重褚河南前後奉勅書至累百卷中亦多精語是老子以下鬼谷以上人作但非黃帝書耳忠恕既謫仙人宜其有會屢書之而不足也弇州續稾

宋章得象書遺教經

章文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宋周越書王龍圖柳枝辭後

周氏書苑十卷歷敘古文篆隸而降凡五十四種古今能書四百九十餘人筆法論敘二十餘家字畫之變略盡於此及觀其真草二體書婉媚遒勁皆中規矩信其書之不徒作也龍圖王公柳枝辭格韻超逸追古作者不然周書豈浪得邪李彌遜筠溪集

宋周越帖

王著臨蘭亭敘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絶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顔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棲也　山谷集

宋石延年書筆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畧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顔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為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矣如生希世之人死於神明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為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城之説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 東坡集

宋石延年書籌筆驛詩

子家藏石曼卿大書籌筆驛詩宛類顏魯公心畫令友人曾無疑又示其行草二十字絶似柳誠懸范文正公云曼卿之筆顏筋柳骨諒哉嘉泰元年七月癸丑平園集

右驛在蜀中綿州石曼卿為諸葛武侯賦也實元二年大書以遺朱復之後二年朱為四明節度推官遂刻石於廳事中更兵火碑仆於榛莽間凡百餘年劉偉至出

而函置南堂壁間且以名其堂闕一角失十五字紹熙元年守林采得曼卿集而補之且舉范文正公詠石學士書於後云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癸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顔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為神物今觀此詩此字則所謂實為神物非虚器也青萍劒名杜詩秦州見勑目除薛畢有誰定握青萍之句 劉昌詩蘆浦筆記

宋石延年詩帖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

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紙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闊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為佳句其地在邑東

郭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别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跳嘷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拏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徵詠詩句為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為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先世於曼卿厚於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芻與同里郭

力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乃檃文忠公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為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字廷賢㑹字堯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二月己巳潁川晁補之无咎題雞肋集

宋石延年楷書古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

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尚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燒起甲色夜江横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揺千尺聲撼半天尤為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為字畫猶有劒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詩石已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為二妙也四明樓鑰攻媿集

宋石延年帖

寶元定康間上方勵精政事招徠天下賢俊故得人之盛超軼前古其遺風餘烈使後之人一歷耳一到眼莫不穨然追誦聳然興起恨不得亟與之俱而遂相上下也曼卿用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墨照映流輩人有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什襲珍藏以為子孫不朽之傳況其先世遊從之舊迹同而情相好者哉宜其尺牘交馳委曲展轉尤足以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不獨其風流趣尚可以互相表襮且以知當時文物之勝信非前世

所能先後也姑溪集

宋种放墨蹟

种明逸天下高士郭有道之流輩也使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蹟猶可想其風度況筆精墨妙邪山谷集

宋林逋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為州民樂哉攻媿集

宋林逋帖

祥符天禧間士之風節文章名天下者陜郊魏仲先錢塘林君復二人又皆工於詩方是時天子修封禪告太平有二人在天下麟鳳芝草不足言矣君復書法又自高勝絶人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愈方饑不食而飽忽得觀上竺廣慧法師所藏二帖不覺起敬立法師能捐一石刻之山中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丁夘山陰陸游務觀書

宋林逋二帖

此和靖真蹟聶衛公帥蜀時所得也觀其筆勢遒勁無一點塵俗氣與暗香疎影之句標致不殊此老胷中深有得梅之清故其發之文墨者類如此當襲藏之以為珍玩元統甲戌夏五謝升孫書於南牕 鐵網珊瑚

宋林逋手書雜詩

右和靖林處士君復手書七言近體五首其語沖夷可詠而結體尤峭勁然有韻態不作嵒嵒骨立也蘇長公

一歌其推許此君至矣然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二語便是汝南月旦何嘗少屈孤筆也留臺者李建中也嘗分司御史臺考之集稱西臺以偶東野當更稱耳長公書法匀隱妍妙風神在波拂間而麗句層出尤刺人眼始錢塘人即孤山故廬以祀和靖遊者病其溆隘因長公詩後有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脩竹遂徙置白香山祠與長公配故迨於今香火不絕乃其遺蹟與長公同卷價踊貴十倍太史公有云伯

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若君復者抑何其多幸也歟

弇州續藁

宋彭太素行書等覺院記

此碑刻於真宗改元之歲當是時四家之書未行故猶有唐人行押之勢覽之翩翩自可喜也

蒼潤軒碑跋

宋吳郢書大相國寺碑銘

右寺碑在大梁爲翰林承旨宋白撰待詔吳郢書完好若新立者白亦頗有文學名而辭蕪雜不工不敢與江

總持作奴何論簡樓郢雖不能脫祇候習頗遒勁自賞殆類誠懸集書聊為存之 弇州山人藁

宋杜衍墨蹟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為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為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於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子遭内艱去居於潁服除來

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為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於家子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為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為十卷而藏之子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為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子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歐陽文忠公集

宋杜衍草書

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為一代之絶公書政使不工猶當傳世寶之況其清閒妙麗得昔人風氣如此邪東坡集

高適五十始為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莫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逮晝游哉於戲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於朝廷其退也直心勁氣寓於翰墨故觀此書者可以得公之為人東觀餘論

宋杜衍與歐陽文忠公帖

杜公以草書名家而其楷法清勁亦自可愛諦玩心畫如見其人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朱子文集

宋杜衍詩帖

右杜祁公酬九華吳殿院鼠鬚筆古律詩各一篇吳名宗復字仲庶至和甲午秋自殿中侍御史因論大臣出倅虔州未至改守池陽乙未冬復入臺公詩作於此歲時年七十有八又二年而薨實録本傳云晚年喜爲草書而歐陽公亦云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

皆紀實也蔣公穎叔心慕手追跋語數十字蓋得其髣髴云先是淳熙初元公四世孫立道已刻石祁陽今其弟新會昌宰至道復示真蹟敬推歲月題其後紹興二年歲次辛亥八月六日 平園集

宋杜衍草書帖

杜公草字既縱而有法已自成就宜傳於後世龍津黄裳觀 停雲館帖

杜公筆法其妙入神永叔以草聖稱之真不誣矣政和

乙未夾鍾月既望梅川陳暘筆同上

正獻公嘗和孫珪祕丞詩曰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雕章果已過吹噓公楷法端勁如其為人暮年始學草書而歐蔡蘇黃諸公皆盛許之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橫造次無往不合邪寶慶元年冬十月丁巳魏了翁獲觀於陳正甫前二跋如黃冕仲陳晉之真蹟亦可寶也同上

宋晏殊二帖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為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歐陽文忠公集

宋宋綬楷書千文

宋宣獻公名綬字公垂楷法為宋初第一極得黄庭經樂毅論遺法長洲黄氏藏其小楷千文一卷原係宋潛溪故物即天章閣所貯舊本也按宣和書譜稱其筆法清癯而不纖弱輕活秀潤在李建中之上殆非過許云 清河書畫舫

宋韓琦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寔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胷中安靜詳密從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纎介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

十月庚辰朱熹

宋韓琦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義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髣髴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為人出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搖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册

宜也視彼傾欹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寛易相去何如哉宋學士集

宋韓琦書北嶽廟碑

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説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道竦有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法顔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繫輕重此亦可窺一班矣弇州山人藁

宋范仲淹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為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大賢不免焉山谷集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潤道謁狄梁公廟為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將以仰睎古人而於伯夷

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跡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兹非其徵乎東陽柳貫謹題 柳待制集

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戡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

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為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為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末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説謂公書此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黄文獻公集

右范文正公楷書韓文公伯夷頌石刻其後獨有純仁純粹二子跋語而文潞公以下諸賢之語不在蓋初刻

本也在吾鄉范莊其真蹟嘗獲見於公裔孫從規尚多元人題識未之刻也此頌嘗入秦檜賈似道家二人者固未足以為公汙然檜獨繫之詩曰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則讀者未嘗不發笑也 匏翁家藏集

范文正公之學莫知其師承然每有所事知要而不泛得聖門遺法如在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懦廉貪之志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其餘小者若彈琴止記履霜一曲大者摘中庸於經禮中授橫渠張子

尤秦漢以來未有也然則學不知要而欲大有所立於天下後世烏見其可哉走過姑蘇晉謁祠下緬仰風烈不勝懷思既謁之明日公嗣孫從規攜此頌真蹟至舟中得拜觀焉竊附鄙意　程篁墩集

宋蘇才翁以書獨步一時其草聖多得之懷素而山谷陳嬾散人又出於才翁也與蘇子美齊名宋裕陵尤重之然深服文正范公楷法之妙嘗求寫乾卦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以小楷寫伯夷頌歸之近見石刻於吳

中范家園極端勁秀麗無豪芒縱逸之態其視浮佻之
徒貴輕楊而賤持重者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丸
比哉宋諸老皆題誌之謂此書寔為天下萬世綱常計
非訣語也 唐錦龍江夢餘錄

宋范仲淹書道服贊

希道此部僣示文正詞筆觀之若待其人之左右令人
既喜而且凜然也熙寧壬子孟夏丙寅陵陽守居平雲
閣題石室文同與可 丹淵集

范文正公祥符八年進士也其為同年許比部作道服贊詞莊義舒慤乎有德之言哉南北分合餘二百年而員幅疆理復混為一區公之孫曾嗣守先業不懈益恭得公書遺蘇才翁韓文公伯夷頌真蹟而寳蓄之且摹刻於石今年至正元年益都宗人復自北攜此贊并公侍祠像來南而歸之合浦之珠曲阜之履得於既失所以委重宗祊藩飾世緒者夫豈偶然之故有相之矣熙寧間文公與可題識云希道比部而不著其名宋登科

記當自可考也卷中有東漢大尉祭酒家學即高陽及仙系小印皆緣許氏則是賛之為許氏物葢已久矣不知何時而遂失之也邪作賛時許公為平海掌書記耳熈寧始轉至比部其恬於進取如此於以見許公亦盛德之士不然公豈肯輕以清其意潔其身者而許之哉昔公書伯夷頌以遺才翁今復見公為希道撰書此賛則希道亦才翁一等人哉宋三百年文運休明泰治熈洽自景德祥符而始盛觀公此賛則公與許公之聯芳

科甲信人才與時升降者為不誣矣元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七日東陽柳貫書 鐵網珊瑚

右范文正公為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賛真蹟道服之制不可考許公為此其意蕭然物外非不臧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為人下筆者哉此卷今藏范氏義莊賛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 匏翁家藏集

宋范仲淹與朱校理手帖

先公舊藏文正范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

汶上劉君子駒一見咨歎不忍去手即摹本寘之篋笥且屬某志其後某竊惟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此帖味其辭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密玩其書畫而有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耶晚生何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復於此而復有感焉公蓋生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既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者即其朱姓時從子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極恩意既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

父以及其諸子之喪皆為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為饗朱氏以公廕為官者二人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親愛惇篤之意發於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只此一事表而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也誠盛德哉淳熙元年六月既望張某謹題 張栻南軒集

宋范仲淹答翰長學士帖

答翰長學士帖不知為誰作也言近以北事謁見今聞

彦國之好亦甚減憂蓋慶歷中鄭公再使契丹和好始定中國於是息兵垂五十年公之先憂後樂為何如哉彦國鄭公字也所云邊上乏人且勉從事或稍寧息即有丘園之請則公為西帥時耳至恐門户一變有悖出悖入之禍不惟公家子孫所當服膺而凡士大夫皆當寫置坐右以比盤杅几杖之戒者也至順四年夏六月晦東陽柳貫道傳識柳待制集

文正公作此帖以復翰長學士雖莫詳其姓氏要是一

達官無疑若張去惑著作則常游公門從事幕府公覺背時為淮南轉運使見於祭文可考也公之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學士大夫咸以為法况其詞旨及於家國者乎嗚呼邊上乏人西北之憂後世卒不免此又志士仁人之所為深慨者也元紀二年春正月九日後學金華胡助敬題鐵網珊瑚

宋范仲淹許下帖

祁留吴郡城中每從范静翁先生閲其家藏文正公手

帖凡若干卷今得許下帖讀之富哉范氏之藏也静翁
先生力承宗緒至老彌篤凡遇其先公片紙隻字即購
藏之以為家寶嗟乎公之翰墨留天地間如精金美玉
人咸知愛重而況公之孫子哉是宜先生之寶之也使
子孫之來者皆如先生之用心焉則公之遺澤將百世
不泯矣蓋相與懋戒之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五月後
學茶陵李祁謹題 雲陽集

宋范仲淹與尹舍人帖

方范文正因與呂文靖爭論上前貶饒州時尹舍人實上書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此一卷帖情義諄諄不啻兄弟蓋二公愛君憂國道合志同其相與之厚自應爾耳淳熙乙巳清明日梁谿尤袤敬觀鐵網珊瑚

范公二帖皆是師魯謫漢東時書後一帖却當在前或是自均過鄧託范公以死時問訊之書與衆云云之戒可見也賢者困厄至此人到於今傷之藏之深固之窑石可朽名不滅歐公銘文盡之矣洪邁書同上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吕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筠州酒税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税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所遣問若曰日給外月月有横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檢邠酒候送鄧醞合花蛇散和方送上見朋友有救邺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而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税𦐂疾來

鄧以存殁託公則公之於尹公可謂生死不易其諒矣然楊洪二公跋語以第二帖是自均州來南陽時且有不須與衆云云之戒今帖中乃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嘉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言證之則非疾時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衘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為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父之孫好古博物為中興第一徽文公與之友善集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況益諡宣簡云東陽後學柳貫謹識柳待制集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覩范公遺帖安得不為之撫卷而三嘆乎 黄文獻公集

宋范仲淹手墨

文正公書落筆沉著雅近晉宋間書昔蘓才翁筆法妙天下不可一世人獨推重公書與樂毅論同法莊嚴清

徹信如其品心之精微亦露其倪矣想當鉤揞回腕優入古人法度之中自有别解今士大夫喜公書不第學其筆法更觀所教戒故舊親戚者皆天下長者名言儻能深味其義推以涉世不為端人正士則吾不信也昔楊二山司馬鎮延州還以范公所書後署榜聯高堂森畫戟燕寢凝清香者臨勒詒余今又得此因歛衽披覽盥手珍函之九月之望 沈懋孝長水文鈔

宋范純仁與司馬温公手簡

四百五十三字無一筆作草則其忠誠信慤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午晉元帝即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作亂至十二月慕容皝入令支而還每事第書發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則以云云攝之校令通鑑是年所書凡目時有異同此或初藁而後更删定之歟始公辟官置局前後漢則劉貢父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淳父至於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事公不以屬道原而手自起草

何歟然則文正忠宣之手澤所存猶足企想元祐一時際會之盛豈因翰墨爭長為可傳哉至順二年歲次辛未夏四月乙丑東陽柳貫題柳待制集

司馬溫公編通鑑用范忠宣公手帖起草方晉之南渡多事晉書多引小書世說新語之類極叢冗此載永昌之初一年或加之以潤色之詞矣公嘗自言編閱舊史旁采小說豈果為晉史故邪此則未之見也至順二年秋八月朔浦江吳萊謹跋淵穎集

張南軒跋荆公書謂丞相平生何得有許忙事此言深中其病今觀温公此藁筆削顛倒訖無一字作草其謹重詳審乃如此誠篤忠厚氣象凜然見於心畫之表彼浮躁急迫者安能如是邪後學宇文公諒書 珊瑚網

宋富弼與王龍圖帖後

晉唐書帖遺辭簡少而情致有餘韓公好義善交翰墨中綽有古人風度雖不及形識面龍圖公然韓公端人也觀其取友則公之名德可知矣 筠溪集

宋富弼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為昭文相時所遺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遺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卹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禫要當

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為樞密使時所遣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即名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相之任其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并監修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遣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在皇祐元年十

月己未五年八月乙丑雖擢祕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托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辛詔行之也其第七帖當是熙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遣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畱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為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四年冬歸洛時所遣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為提舉官趙濟侍御史鄧綰

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
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
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十二帖所遣之時與第八帖同
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判國王文公方得君羣小翕
然附和最憚公之剛直欲陰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
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歎潞公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
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也大抵賢者之
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

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勲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為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謂裝褫無次故濂為詳著所遺之時以足其未備更為序次如右虛中字叔通成都廣都人以黄門侍郎使金見存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宋學士集

宋文彦博真蹟

右潞忠烈公三帖皆元祐初公以師垣便章軍國時也帖所謂腹疾則元年九月也公以是久在告不克陪宗祀時年八十一得疾稍間而筆力遒勁若此且其辭氣謙厚惟恐失一士之心衛武之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睟其隅而有諸中者可知矣後一帖雖史牘而緘封乃公花書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如韋陟五雲體是也國朝大臣亦多以名為押而圈其下今其可考者如趙清獻王文公皆然而熙寧

間至有花書畫作棬之語並可推見今併存此幅以識前輩典刑云鶴山集

宋文彦博三帖

右潞公手劄三劄不過數十字而辭意藹然資政一帖國諜友誼尤見素懷字雖不甚置意亦時有唐人風致非無師法者蘇文忠謂公綜細務雖精鍊少年不如貫古今雖專門不逮二者於此帖亦皆可見平園集

宋薛奎詩帖

右薛簡肅公詩幷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寔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標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歐陽文忠公集

宋歐陽修帖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絶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

東坡集

宋歐陽脩與挺之郎中帖

歐陽文忠公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少進其文章議論一世所宗書又不惡自足傳百世也建中靖國元年冬至觀於荆州沙市舟中雪晴大寒捉筆不能字鍾陵黄庭堅題山谷集

宋歐陽脩書

歐陽文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甞言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寳藏其蹟

非以名節可貴故邪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韓富諸公辨明之乃得自白於世故陳瑩中嘗跋其書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由而興東坡亦以夢奠之後履傳千祀證之艱危多在於生前而是非常定於身後可勝慨哉 梁溪集

宋歐陽脩集古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令順伯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為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

不偶然矣淳熙壬寅禊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朱子文集

宋歐陽脩集古錄跋

右歐陽文忠集古錄跋石刻三卷中有楊博士南仲劉敞原父釋各一通劉復有跋一通尺牘如之蔡襄君謨跋二通與裴煜如晦尺牘各一通公復自與君謨尺牘一通餘皆公手書跋公文章妙天下而於考究小不能無憾其持論亦有近迂者居恒謂辨古文奇字全得楊

南仲章友直力而又威推原父博學無所不通原父卻謂人好一歐九惜不讀書耳得非以是哉余見公墨蹟凡三所與此結法同而不能如其神采當又全得石工力也目錄計亦有刻石而序書出君謨手吾弟當徐訪之

弇州續藁

宋歐陽脩九帖

右文忠九帖皆與其姻戚者宣和後簡板盛行日趨簡便親舊往來之帖遂少使前輩時已如此安得翰墨流

傳百世邪淳熙辛丑季春三月周必大書 平園集

宋歐陽修墨蹟

玄生平所見兖國文忠公真蹟甚多其篇帙大者於同年許安陽家見毘陵胡文恭公墓銘藁百丈輝上人所見州郡名急就章胡氏碑行草急就章皆微涉行楷余家所藏佳者曰與杜祁公蘇明允書及晚年三乞致仕表草皆筆法如一獨祁公書端謹結體頗若蘇氏父子豈非䕫氏感公之至初年倣公之書後充拓自為一家

體茲來敘族至早禾田歐氏見集古題名碑跋而歐氏在楓樹下者又出與留守學士書見示皆名墨也第書中既字兩用雖既況古文通然意若有所謂留守學士者得非田元均乎旅寓乏文字考訂姑識此説以竢博古之君子 圭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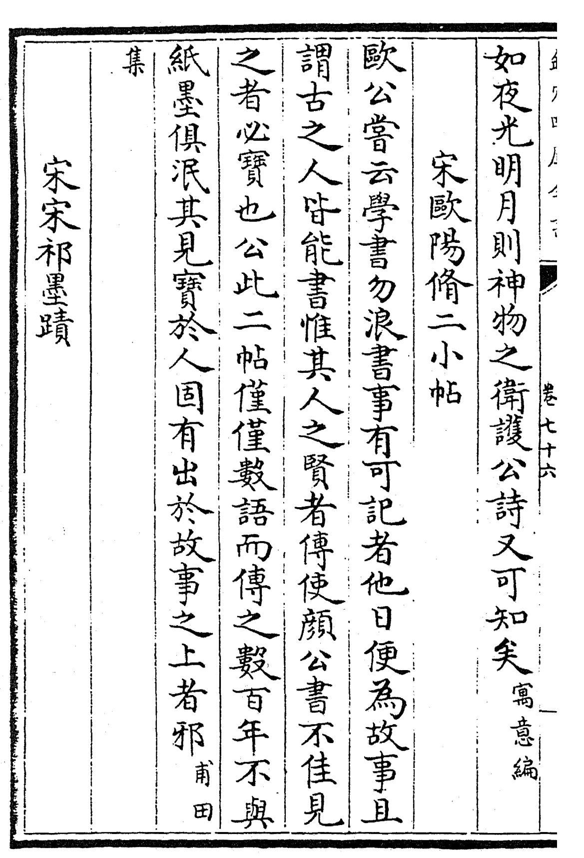
宋歐陽脩詩帖

太子少師滎國恭靖姚公嘗得歐陽文忠公酬蘇子美詩墨蹟甚愛之自謂如獲夜光明月不勝忻喜遂書付

孫貽公之子繼持以示予予觀文忠之詩稱道子美者以其氣之豪才之雄語之奇不牽世俗誠卓犖不羣之士也然子美在當時以酒食微過竟坐流落不偶而文忠他日序其文誌其墓深致意焉夫不矜細行君子不能無惜於子美而文忠好賢育才之心見諸文詞者又拳拳焉為當時諸君子惜也此詩之作子美未卒前七年於今三百七十餘年矣榮國書此已八年而遺世亦三年矣人生幾何歲月如馳撫卷惘然永樂十八年春

二月己巳朝議大夫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豫章胡儼書 頤菴集

右歐陽公酬蘇子美古詩眞蹟為吾鄉姚榮公孫廷用所藏廷用近出示余言洪武間榮公以高僧住北平之慶壽寺一日過戍卒家見其糊窻紙有字視之乃此詩也榮公且驚且喜揭之以歸裝潢成卷既自為跋而當時大老如楊東里胡豫章輩亦皆有題識此詩閱世幾四百年不幸而落戍卒之手然竟遇榮公復自謂寶之



如夜光明月則神物之衛護公詩又可知矣寓意編

宋歐陽脩二小帖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為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顔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公此二帖僅僅數語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見寶於人固有出於故事之上者邪甫田集

宋宋祁墨蹟

柳子厚作司馬刺史詞章始極其妙後世益信窮人詩乃工之說常山景文公出藩入從終身榮顯而述懷感事之作徑逼子厚贈楊憑等詩自非機杼既殊經緯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窮達論也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平園集

宋邵雍書逢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問精麤莫非實理秦漢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

士也陵陽牟君鋐得其所書逢春詩嘗以遺臨卭魏某辭不敢有仍書而歸諸 鶴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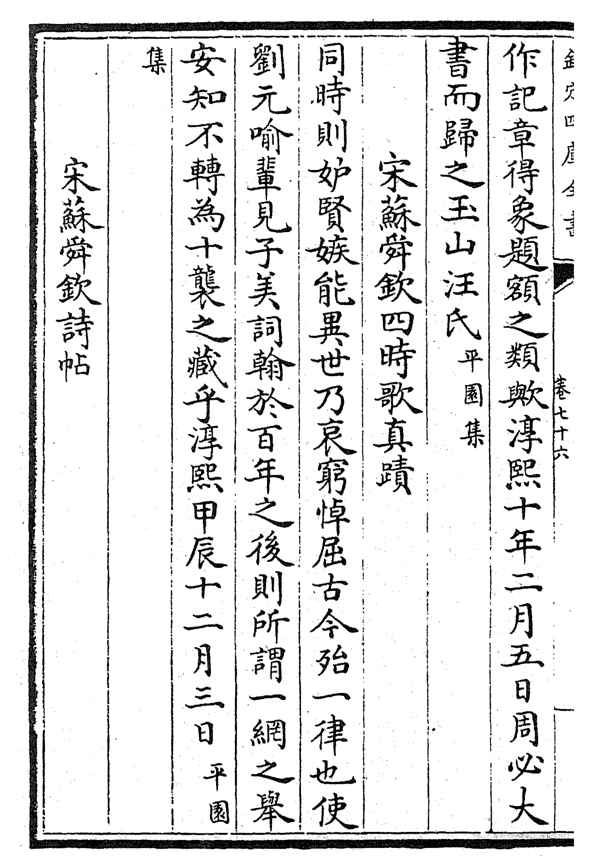
宋邵雍手寫陶靖節詩

康節先生藴先天經世之學顧獨手抄靖節詩集是豈專取詞章哉蓋慕其知道也宣和末臨漢曾紘謂舊本續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証甚明已而再味前篇專咏夸父事次篇亦當專咏精衛不應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紘言似未

可憑矣開歲倏五十或作五日近歲初覺謂五十則與辛丑不合今康節只作五日尚何疑馬淳熙己酉重明節舟次臨江薌林向公之孫士虎出觀因表而出之平園集

宋蘇舜欽寶奎殿頌帖

仁宗朝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舜欽此頌當是召試館職時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云上宰宗更為辭章者為吕夷簡



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歟淳熙十年二月五日周必大書而歸之玉山汪氏 平園集

宋蘇舜欽四時歌真蹟

同時則妒賢嫉能異世乃哀窮悼屈古今殆一律也使劉元喻輩見子美詞翰於百年之後則所謂一網之舉安知不轉為十襲之藏乎淳熙甲辰十二月三日 平園集

宋蘇舜欽詩帖

崇文北軒有子美書數行在壁又見所傳詩軸遺墨如新而斯人沒久矣為之慨歎孔武仲清江集

宋蘇舜欽二詩真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尚想幅巾小舟灑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王柏魯齋集

宋蘇舜欽臨懷素自叙帖

懷素自敘帖憶嘗見之吏部侍郎吳公座上天下奇蹟

也今不知所在忽覩此卷爽然神明復還舊觀其為滄浪翁之作無疑或云此卷末題云舜欽親裝殆非子美作乎而子終以為子美者亦以其用筆超妙不涉畦徑縱而法勁而潤古而奇其他子所不知也震澤集

宋蘇舜欽留别王原叔古詩帖

右宋蘇子美古詩百五十言留别原叔八丈蓋王洙原叔也詩語俊校意氣悲壯歐陽公謂其𢣉放時發憤悶於歌詩殆是類也字畫出於顔魯公徐季海之間而端

勁沉著得於顏公爲多當時評者謂爲花發上林月滉淮水豈有然乎按子美慶歴四年丙戌十一月坐監進奏院會客事除名徙蘇州此詩後題清明日則是被放之三閲月也時原叔以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黙知濠州正坐子美事故詩云遂令老成人坐是亦見斥時子美年三十八原叔五十一故有老成及八丈之稱又有令來濠州涯及明日又告行等語當是隨原叔至濠及是乃别耳其後子美竟以慶歴八年卒於蘇凡居蘇四

年宜其遺蹟流傳吳中為多去今數百年所謂滄浪亭者雖故趾猶存亦惟荒煙野草而已至於文章翰墨不少槩見宣和書譜謂斷章片簡人爭傳播豈在當時亦不易得邪此詩雖非蘇事而實赴蘇時作少宰徐公子客以為郡中故實因重價購之俾徵明疏其大畧如此若其志節履行具正史者茲不復云嘉靖乙未文徵明跋 珊瑚網

宋蘇舜欽草書杜詩真蹟

蘇滄浪子美草書少陵漫興八絶句而遺其一後不著姓名或有謂為山谷道人及杜祁公者南宋諸君子以書法及寓吳之歳考之定為滄浪無疑也按懷素自叙帖前六行為公所補與此頗相類此更頽然自放而氣亦不乏山谷與公後先俱服膺素師公得法而微病踈山谷取態而微病緩公勁在筆中山谷勁在筆外以此不能無堂廡也公為杜祁公愛壻公歿而祁公始學素草頗有氷玉之譽然此卷謂祁公書尤誤也 弇州山人

藁

宋蘇舜元草書

才翁草書真蹟當為歷世之寶然李白草書歌乃唐末五代効禪月而不及者云戕麻絹素排數箱村氣可掬也東坡集

宋蘇舜元帖

余治平末嘗見太學直講楊褒家藏唐高閑上人二帖石本歐陽文忠公書其末以謂高閑之書如此則韓敘

乃實錄矣後余官祕書且十年凡祕府所藏與一時士大夫家所有晉唐以來名書妙墨皆獲見之而高閑書絕未嘗見豈閑自重其藝不妄為人書故後之傳者少邪崇寧乙酉孟秋始見范伯履所藏千千進想褒石本真出一手足知退之之言不妄也譙郡張文潛書 張耒

宛丘集

宋蘇舜元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

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真才翁筆後幅錄杜詩者稍斷裂以為才翁邪筆意欠簡以為君謨邪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為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珍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後村集

宋江休復墨蹟

往時見歐陽永叔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詩善稱道江鄰幾常想見其人後二十餘年乃得與起居君之孫端

禮季共游季共甚藝而强於學盖前人之風聲氣習猶在也今又得起居遺墨觀之忠厚之氣藹然江氏當寶傳之 山谷集

宋梅聖俞真蹟

右都官梅公真蹟也本朝以詩名家自公始廬墓於斯去今二百年邦人尊事如一日訪其遺蹟惜無存者通守尹君唯曉博雅好古求越中所藏鑱之置於祠繼是登斯堂者瞻其象誦其詩如見其人亦可以油然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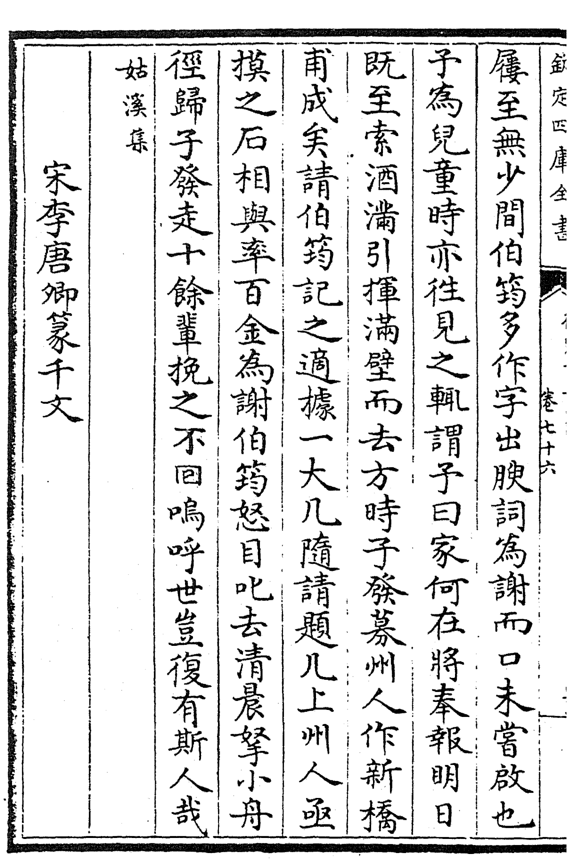
矣嘉熙庚子莫春晦前三日天台杜範　杜清獻公集

宋蘇洵與孫叔靜帖

嘉祐治平閒先君編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蘄㕍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真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邪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宋慎東美帖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發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穀伯筠嘗岸幅巾著芒鞋見子發於清晨盛服聽覽之際子發為之倒屣即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語諄諄勞苦欽㩜之不已伯筠直視取釂了不與酬對酒盡翻然引去州人讙傳曰吾使君有是客可不往敬邪戶外之



屨至無少間伯筠多作字出腴詞為謝而口未嘗啟也子為兒童時亦往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報明日既至索酒滿引揮滿壁而去方時子發募州人作新橋甫成矣請伯筠記之適據一大几隨請題几上州人亟摸之石相與率百金為謝伯筠怒目叱去清晨拏小舟徑歸子發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姑溪集

宋李唐卿篆千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胷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摸之濃纖横斜豪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絶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於此者覽其一知其他稱是也雞肋集

宋蔡襄書集古録序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物茲又可笑也歐陽修歸田錄

宋蔡襄書茶錄

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為難羲獻以來遺蹟見於今者多矣小楷惟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

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為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温彦博墓銘亦為絶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録目序横逸飄發而茶録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麤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歐陽文忠公集

余所見茶錄凡數本暮年乃見絹本豈非自喜此作亦如右軍之於禊帖屢書不一書乎公吏事尤高發奸擿伏如神而掌書吏輒竊公藏槀不加罪亦不窮治意此吏有蕭翼之癖與其他作奸犯科者不同邪可發千古一笑淳祐壬子十月望日克莊書時年六十六後村集

蔡端明書評者謂其行草第一正書第二然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獨有正書三種豈不足於行草邪歐公云前人於小楷難工故傳於世者少而難得君謨小字新出

而傳者二謂集古録序及龍茶録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麤知其意而力己不及觀此則其行草雖工而小楷尤為難得當時御府所收僅有三種而茶録在焉蓋此書尤當時所貴嘗刻石傳世數百年來石本己不易得況真蹟乎侍御王君敬止不知何縁得此間以示余蓋希代之珍也按公以慶歴四年為福建轉運進小龍茶時年三十有四後三年為皇祐三年入修起居注選進此録後知福州失去藏

藁懐安令樊紀購得刋行當是至和二年再知福州時至治平元年始定正重書相距皇祐又十餘年公年五十有三遂卒晦菴評蔡書謂歳有蚤暮力有深淺公書至是蓋無遺法矣元人盧貴純跋云歐公最愛公書而此書晚出惜不及見余按歐公云集古録序横逸飄發而茶録勁實端嚴結體雖殊各極其妙則此書必嘗入其品題矣且後題治平甲辰即元年重書之歳也又按劉後村云茶録凡見數本則當時所書宜不止此此帖

南渡後嘗為蔡脩齋所藏脩齋永嘉人名範字遵甫幼學尚書之子仕終吏部侍郎嘗官閩中與端明家通譜因得此帖不知即御府藏本或後村所見諸本今不可考矣元人題語二十餘皆記修齋之孫宗文授受收藏之故而不及書之本末余因疏其大略如右其詳則俟博雅君子 甫田集

宋蔡襄書牡丹記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

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編斷藁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晝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於其家方走人於亳以模本遺余使者未至於閩而凶訃已至於亳矣蓋其絶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余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宋蔡襄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歎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絶勝之處自馳想耳東坡集

宋蔡襄飛白書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

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别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為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東坡集

宋蔡襄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有未能正書而以行

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東坡集

宋蔡襄草書

唐明皇有飛白散隸賜上巳曲水宴大字今尚存已為奇迹矣而君謨又作飛草書風雲龍蛇之變態非曲江字可比也少有得其真迹者說之此卷遂為奇寶矣丹陽蘇某題蘇魏公集

宋蔡襄書隴西王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此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牓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勑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

不可辭者不辭也然觀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勲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亦辭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容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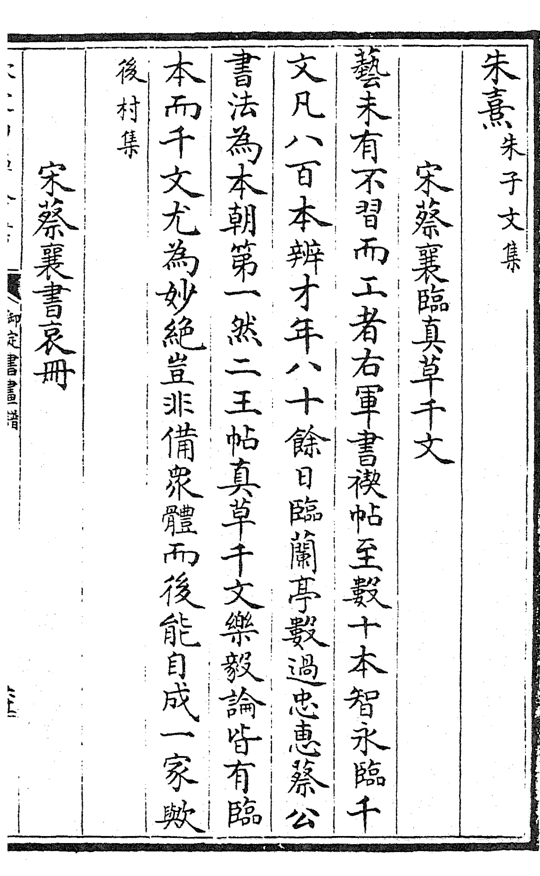
宋蔡襄獻壽儀帖

蔡忠惠公書蹟遍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孝養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為人子者庶以廣蔡

公永錫爾類之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黄幹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為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紹熙庚戌臘月既望丹陽朱熹書於漳浦郡齋　朱子文集

宋蔡襄書前出塞詩

蔡公大字蓋多見之其行筆結體往往不同意以年歲有蚤晚功力有深浅故邪巖壑老人多見法書筆法高妙獨稱此為勁健奇作當非虛語慶元三年十月戊寅



朱熹朱子文集

宋蔡襄臨真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禊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為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為妙絕豈非備衆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後村集

宋蔡襄書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鼙鼓斗極咸羈狼山入圉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責鳥服來儀亦佳語也令人恐不能道後村集

宋蔡襄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絶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歷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

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陽橋記沖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為冠真草以千文為冠

大字以此帖為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耳　後村集

宋蔡襄荔枝帖

學書生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為悅然行筆遲肉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猝間或粉紙枯澁運墨

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姑溪集

宋蔡襄白蓮帖

書家論永字法遲澀峻疾要使筆鋒行字畫中如人骨骼既立雖豐瘠不同各自成體近時臨書方盡力點畫間圓鋭斜直惟恐失之奚暇議筆行何如邪持此為驗真偽不足辨矣蔡君謨公白蓮四帖久歸李正臣家後人得贋本珍重印可更相傳玩至今不悟如貧家子見

他寶器不知其所可寶也是非之能亂人乃爾嗟夫李彌遜筠溪集

宋蔡襄謝賜御書詩真蹟

予嘗讀蔡端明文集載其所上謝賜御書詩一首後有答詔宋仁宗皇祐四年距今永樂四年丙戌三百五十有餘年今此卷當其時所上真迹必藏之秘府此詔當在彙聚文集者故得之此詔存亾不可知而此本又不可知何時流落人間獨為人所愛惜夫豈非其書之善

哉彼若蔡元長父子書非不工偶有傳者人必不能以此易彼且論之者非有慨然而歎則必醜詆之矣又安能如此書之合口一辭敬羨而無間也安可謂書之美惡不係於人也哉 春雨集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寫碑誌則以例有資利辭曰此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辭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書之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苟邪宮傳謙齋先生得此甚加珍惜蓋非特重其書

重其人爾　鮑翁家藏集

宋蔡襄書蹟

觀蔡襄之書如讀歐陽修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不犯太平之氣鬱然見於毫楮間當時朝廷之盛蓋可想而知也自崇寧以來以文章字畫為天下主盟者校之仁廟之時賢否如何人才盛衰信乎其可卜治亂也事至今日但可慟哭耳建炎三年己酉　鄧肅栟櫚集

宋蔡襄書柳子厚吐谷渾詞

蔡忠惠書洛陽橋記與吐谷渾詞皆大書之冠冕也淳熙癸卯月日 平園集

宋蔡襄書杭州府治記

杭州府治舊在鳳凰山之右至和元年郡守孫沔重建蔡端明襄撰記幷書刻石於門之右今石刻在和寧門內 咸淳臨安志

宋蔡襄書寒蟬賦

右蔡君謨書寒蟬賦真蹟觀其大似褚河南書法乃御

府收藏之物也先朝評書者稱蘇子瞻蔡君謨黄魯直米元章為四大家並馳海内隻字片楮亦不易得今閱此帖楷法咸精殆髙駕三公而優入於神誠翰墨中之至寶也京兆宇文公亮珊瑚網

楊宗道云先朝蔡君謨楷書最可為師端勁髙古落筆如削鐵此書中龍也張彦遠法書要錄有云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草書有千紙取其迹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為卷臨學遂得右軍筆也余友黄聖儀好讀異書馳心

翰墨家藏此帖為師然於楷法大得其神韻耳近世君謨楷書絶少然已歸内府民間亦不可復得也善藏之善藏之廣陵吳元善書 同上

宋蔡襄萬安橋記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顔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晝錦堂差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瑯琊王世貞 弇州山人稾

宋蔡襄書晝錦堂記

右宋歐陽文忠作晝錦堂記蔡君謨書君謨書甚重於當時刻石四方多矣今余家獨有此碑得之錢習禮檢討云 東里續集

韓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忠以参政為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絶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㸃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絶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今觀其用筆特遒勁偉麗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叚師琵琶之謂然自宋書家

當以襄為首云 弇州山人藳

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顔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榻徐季海書洺州府君碑以其意為此如黄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 容臺集

宋蔡襄真書有美堂記

右字大如錢隸題美茂宋世稱能書者四家獨彧然四家之中蘇醞藉黄流麗米峭拔皆令人歛袵而蔡公又

獨以渾厚居其上豈非以莊嚴簡重望之如有德之士而自令人心服雖欲凌駕其上而自不能者哉　蒼潤軒碑跋

宋蔡襄秋暑帖

康虞所藏蔡端明秋暑帖妍媚遒俊之致溢出楮墨中所謂字裏金生行間玉潤者殆此類也觀其結形取態似以柔翰而發之勁腕故姿顔綽約而鉤勒婉健有駿馬轉韁之勢米元章評公書謂如懷春女子體態妖嬈

訪雲尋雨豈自負刷書作此諆語邪余謂宋人書得晉唐形似者惟公為然雙井猶然中郎之虎賁至眉山天中外史雖規倣前人不免别開一世界矣康虞試相與評之 嬾真草堂集

宋蔡襄草書二帖

宋人皆稱蔡忠惠書為本朝第一頗自珍惜不妄與人流傳五百餘年得公真蹟者不數家王弇州最號博收僅得安樂扶護二帖秀水項氏亦廣蓄前代法書亦只

二帖文太史臨刻停雲館則公之真蹟不啻龜鬚兔角矣公吾閩人閩人得公書尤少此帖草書二詩神采筆鋒一見奪魄宋紙御印觸手如新即停雲所摹遠不及也歐蘇二公意不可一世而獨推轂君謨善書載觀此帖名下無虛信哉謝在杭多藏墨妙此又為謝家第一寶　徐𤊹紅雨樓集

宋趙抃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

此與青雲得路而隅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為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榷酤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爾贛州可知之歎後二百年贛宿重兵州計顓仰於酤日榷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然後村集

宋趙抃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之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賛歎之可

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此卷藏其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晚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温謹好學能業其家其必有以復之紹熙甲寅中冬八月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丈云 朱子文集

宋司馬光帖

紹興七年歲次丁巳初夏中澣彭城鄭顧道經從豫章出示温公帖觀於精忠堂凜然如對盛德君子瞻其儀

形而其語論也使人欽慕不能自已武陽李伯紀書 梁溪集

宋司馬光隸書

公硯已瘞姦魂夜悸公墨霑池潛來湘纍假其餘聲所感如此矧公真筆劍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觀公書識公胷次天地輸誠風霜薦厲吐而發之兹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不披其殖障海一簣排風孤翮始訾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圮啫啫唯唯有

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劉子翬屏山集

宋司馬光與邢和叔帖

熙寧間温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温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止齋集

宋司馬光與范忠宣帖

右司馬温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

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名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遣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絶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黄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子

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黄葉在冽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
言公之志為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居洛日忠宣
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畱臺乃同為真率會則其志
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為害而
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太甚公則欲鋤剗而
絶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
猶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遺
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為左僕

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頽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閲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宋學士集

宋王安石二帖

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虛白自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蘧瑗十年遲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

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山谷集

宋王安石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

於後朱熹書 朱子文集

宋王安石手書

丞相荆公與人書問每有匆匆字先儒謂丞相何緣有許多忙迫時令此帖亦云俗事紛紛滅裂上問豈以為信筆常語而不之察邪公書字學王濛要為蕭散高遠非餘人所可及也 吳師道禮部集

宋王安石詩刻

王荆公與其弟平甫此君堂詠竹二首相傳皆公所書

石刻在今應天府學公書氣韻飄逸勢若率然而未嘗無從容整暇之意亦自成一家昔人論公書類忙時所作此說非也但學書者不可為法耳東里集

宋王安石書金剛經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為盡或謂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者不識荆公書遽以常所見清勁為瘦也姑溪集

宋王安石正書楞嚴經要旨

霜筠雪柏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王介甫既賦此詩元豐八年四月竟罷政而歸書經乃其時也繼遂為元祐矣假本道原即劉祕丞恕也經中十二者欲令法界衆生求男得男是時雱已卒介甫之意端有所為後舍半山所居為寺申其薦拔可歎也作字有斜風疾雨之勢亦其性急使然然不妨得書法陵陽耄叟牟獻之書

珊瑚網

觀世音菩薩發妙耳門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與眼耳口

舌身意日劫相倍此一節楞嚴經之法髓也荆公暮年深悟佛理故特於是經提出而親書之所以深警禪學之士豈復有心較世間之榮辱是非及字畫之工拙也哉後學王蒙歎慨而敬書之同上

宋王雱書

昔人論荆公多淡墨疾書類忙時作今觀元澤書亦然蓋點畫轉折意到而已未嘗有法而亦不可謂之無法也其得於家傳者邪議者又謂公書類王濛又謂類楊

凝式又謂蕭散之趣公所自得非有所本也不知元澤亦尚進於是邪 震澤集

宋曾鞏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此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濰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

始得觀也紹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於

宜春昌山渡之客舍 朱子文集

南豐先生早從歐陽文忠余襄公游素為王文公所敬

而與蘇文忠公友其門弟子則陳無己也今觀遺墨恨

不執鞭嘉泰壬戌二月丙申平原老叟周必大書而歸

之南城吴氏 平園集

宋文同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

鸜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鸜鵒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十月一日 東坡集

宋文同草書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蘇文忠公謂亡友文與可有四絶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音惟子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他日覩其

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況當百年之後不以蘇公之言求之可乎嘉泰元年降聖書而歸之宗人愚卿兄弟 平園集

宋蘇頌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於相國寺買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記誦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羣書蓋出學力觀此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進及前輩可乎 攻媿集

宋錢公輔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為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為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今君倚之書蓋訒云 東坡集

宋唐坰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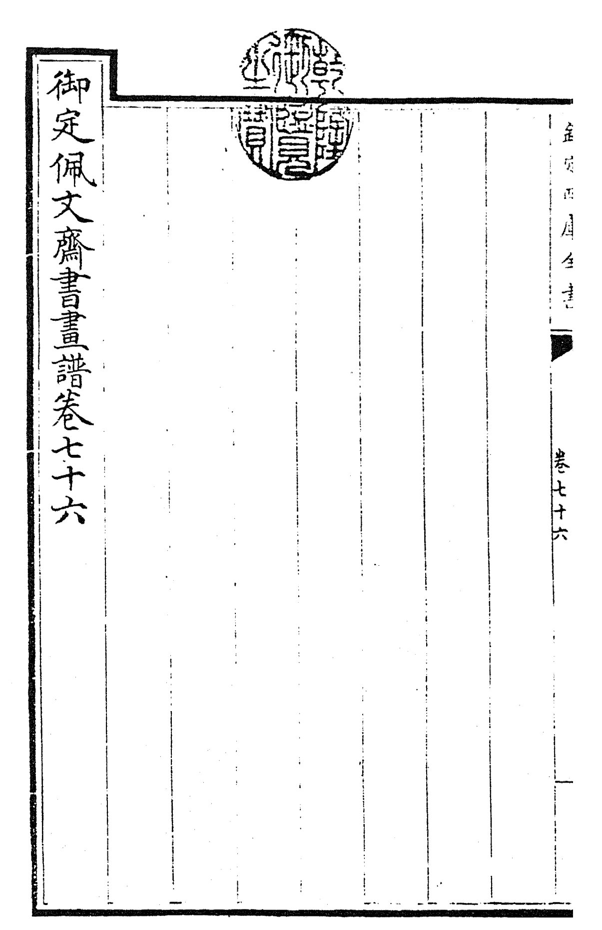
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余以為此林夫得意書也坐客或不謂然後於振之處得一帖形體皆是殊乏神氣然後頗以余為知言此數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政以知用筆是衆所不及處

山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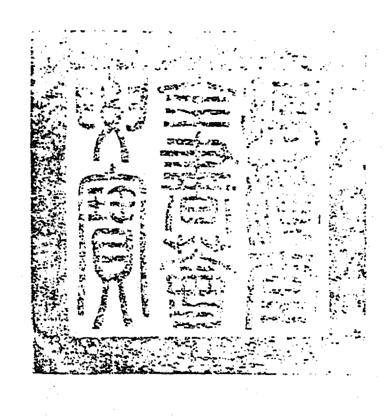
宋鍾離景伯小字千文

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為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比來更自

知所作韻俗下筆不涮離如禪家黏皮帶骨語因此不復作時有委縑素者頗為作正書正書雖不工差循理爾今觀鍾離壽州小字千文嫵媚而有精神熟視皆有繩墨因知萬事皆當師古往時翰林侍書王著補永禪師千文筆圜意足至書家尊之此書正當鴈行然公序小楷尤妙更於行間置小楷使文質彬彬當更勝爾山谷集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葉大奇